

恩格斯著  
張仲實譯

# 費爾巴哈論

世界名著譯叢  
生活書店發行

二之叢譯著名界世

# 費爾巴哈論

每冊實價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F. Engles

發行者

張仲實

生上  
活書  
店  
福州路  
第318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再版(漢)

## 譯者序言

恩格斯的這本書，可說是新興哲學的經典。書雖是個小冊子的形式，但是裏面關於新興哲學的各項基本問題，都有簡單而扼要的原則上的闡述。所以偉大的新興哲學家，都是拿本書作圭臬的。

普列漢諾夫鑒於十九世紀末期俄國思想界的混亂，便特別把恩格斯的這本書譯成俄文，介紹給俄國讀者。他在俄文譯本初版中有一篇簡短的序言，其中說道：

「意氣洋洋的反動勢力，現在在我國也穿上了哲學的盛裝，比如哲學與心理學問題雜誌便是證據。六十年代的否定潮流，被人輕蔑，視作輕率膚淺的一種東西，而阿斯達菲葉夫、洛巴丁之流以及類似他們的寶貝們，都被認做傑出的哲學大家。……俄國的社會主義者不可避免地要注意這種哲學上的反動勢力，因而他們不得不來研究哲學。在這一領域內——像在經濟學和政治學方面一樣，——馬克思

和恩格斯將是他們的最可靠的指導者。現在提供的這本小冊子便是這兩位思想家的哲學觀點之最充足的寶庫。」

這是普列漢諾夫在一八九二年說的。此後俄國思想界的混亂情形，更加烏煙瘴氣。「俄國的社會主義者的確從事於哲學的研究了。但因為他們研究的很遲，很倉卒，所以所得的結果，不盡令人滿意。」（普列漢諾夫語，見他對本書俄文本第二版序言）有時，他們做了「哲學書籍的俘虜」，因為「他們對於他們所研究的著者，不曉得持批判的態度，而結果自己反接受這些著者的影響。當時的哲學，不僅在俄國，而且在西方，既然都帶着反動的徽章，於是反動的內容就灌輸到革命的頭腦中去，而開始造成絕大的糊塗思想……馬克思主義可以與隨便一種學說相結合，甚至可以與唯靈主義相結合。」（同上）九十年代下半期的俄國知識份子，便是這樣囫圇吞棗地研究新興哲學的。他們「思想的弱點」就是「不能嚴格澈底的堅持在一個基本的原則上面」，換一句話說，他們「不能瞭解馬克思」。因此，普列漢諾夫爲了糾正這一毛病，於一九〇五年在本書

俄文本第二版時，特地寫了一萬五千餘字長的序言，更加強調地指出本書的意義。其中他說道：

「怎樣救濟這種不幸呢？除了傳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確的哲學見解以外，我不知道有別種辦法。但在這種意義之下，我想這本小冊子可以有很大的貢獻。」伊理奇對於這本書的重視，更不用說了。他在他的名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裏面，

引舉本書去駁斥馬赫主義者及不可知論者的地方，有好幾十處。

我介紹本書的動機，是跟介紹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的動機一樣的。我們知道，近一兩年來，國內出版界有一個嚴重的缺點，就是各家所出版的東西，形式與內容，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要補救這一缺點，只有介紹世界名著，提高學術研究的水平。在這一動機之下，除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外，又介紹了這本書，想來讀者一定是很歡迎的。

古典著作，文字多半難深，是很難譯的；加以我的學識，又很淺陋。所以，本書譯筆如有不安之處，尚希讀者予以善意的指教，以便再版時改正。

譯者，  
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 偉大的哲學家

E. SHKOVSKI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是費爾巴哈逝世六十五週年（依此推去，即逝世於一八七二年），蘇聯各報都掲載論文，表示紀念，真理報且出有特刊。本文係敘述費氏的生平經歷，簡單明瞭，不啻他的略傳。譯者以為讀者能事先明瞭費氏的時代背景和生活經歷，然後再來研讀恩格斯的巨著，當獲益更深。因此特將此文譯出，附在這裏，以便參考。

譯者

費爾巴哈是馬恩二氏最切近的前輩，他是唯物論哲學家的明星中最光耀的一個。  
費爾巴哈生於一八〇四年，是個刑法教授的兒子，他的家族給德國出了好多傑出的哲學家。起初他打算造就成一個神學家。但自一八二四年他在柏林聽了黑格爾的講義以後，他便改變了他的企圖。在這一時期，他就認定，神學對他已經死滅了。而他對神學也已經死亡了，並認定神學已是個屍體，他不想拿它再給自己做未婚妻了。他跟卑劣的牧師分離，而跟亞歷士多德、斯賓諾沙、康德、黑格爾攜手——他在給他父親的信中這樣

寫着。於是費爾巴哈變成了一個黑格爾派哲學家。

一八二八年，費爾巴哈在大學畢業，提出論文，在論文中，他是站在唯心論的黑格爾派的立場上面。但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在這一時期已經吐露出了好多思想，這些思想便作了他以後對黑格爾的批評的發展和轉向唯物論的立場之基礎。

一八二九年，費爾巴哈任愛蘭根大學助教之職，從事教育的活動。不過這一活動，為時不久。一八三〇年，費爾巴哈出版了死與不朽的思想一書，在這部書中他反對基督教人格不朽的教條。

在此書出版以後，費爾巴哈還發表了幾篇關於哲學史的精彩論著，這幾篇論著使他在德國學術界的聲明大著。但是費氏還沒有弄得大學的講座。

雖然死與不朽的思想一書，他是用筆名發表的，可是後來人家都曉得，這部背叛的著作是他所寫的。牧師們都開始對他大加抨擊。愛蘭根大學副校長曾要求費爾巴哈證明他不是罵神著作的作者，但費氏則拒絕這個要求了。

忠於科學事業，遵守原則，態度磊落，這就是費爾巴哈爲人的特色。他對反對他的牧師們說道：「我寧願跟真理攜手，做個小鬼，而不願跟虛偽攜手，做個安琪兒。」繼續教育活動的問題，猝然湧上心頭。一八三七年，費爾巴哈便退居鄉村，過隱居生活，從事文學活動有二十五年之久。

連列寧所說的一樣，從一八三六年起，費爾巴哈就「開始批評神學，而轉向唯物論。」到一八四一年，他在他的有名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已經公開而完全地站在唯物論與無神論的立場上。該書在當時的德國會引起了很大的風波。

唯心論在德國統治了一百多年，真正而現實的人都受了種種唯心論的幻想所沮喪。現在居然出現了一位哲學家，他打破黑格爾學派，在德國首次宣佈了唯物論和無神論，他所引起的風波，自然是很大的。

基督教的本質所引起的印象，震撼了一時。各色各樣的牧師，都咒罵「德國的斯賓諾莎，」正如當年阿姆斯特丹的猶太教會咒罵荷蘭的斯賓諾莎一樣。牧師用忿費爾巴

## 哈名字來代替符咒。

然而左派黑格爾主義者，對於費爾巴哈的天才的著作，却極端觀迎。該書對於年輕的馬恩兩氏，有着很大的影響。恩格斯證明了這一點。唯心論的魔法，把德國人整整重壓了一百多年。黑格爾主義者很牢固地糾纏在思想與自然的矛盾中。「這時——」恩格斯說——便出現了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該書會一下子解決了這一矛盾，而重新毫無保留的宣佈了唯物論的勝利。魔法曾經解除了『體系』曾經被擊破，而丟掉了；矛盾僅由於發現它只是存在於幻想中這種情形，便解決了。」

費爾巴哈爲了答覆牧師們的抨擊，曾加緊他的無神論活動。他說：「要是牧師是有理智的，那末他們定是陰險，不正直，虛偽的；要是他是正直，善良的，那末他們一定是愚蠢的。」

一八四二年，費爾巴哈出版了哲學改革芻議，一八四三年又出版了未來哲學的基本。這些著作，都是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之主要文件。

費爾巴哈，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前夜，對康敏主義的觀念，就感興趣。一八四五年初，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中說道：「大體說起來，費爾巴哈是個康敏主義者，在他看來，問題僅歸結於康敏主義的實現方法。」

在以後諸年，費爾巴哈對康敏主義的興趣，越發加強。費爾巴哈研讀着馬克思的資本論。一八七〇年，他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他列在德國知識份子的極左派以內，而是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一八七二年，費爾巴哈，因處境十分貧困，遂生病逝世。在安葬時，工人的代表會發表演說。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梅明格爾在其演說中說道：「我代表地球上的一切社會主義者共和派，代表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譯者）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他的朋友——魏揚、馬克思、雅柯比、柏柏爾及李卜克內西，敬向高尚的安息者獻以尊榮的掛冠。」

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對馬恩二氏唯物論宇宙觀的形成上，曾有很大的影響。不過馬

恩二氏除對費氏盡了敬重的義務外，並且前進的更遠，而在建立普羅哲學學說的道路  
上，必然對費爾巴哈唯物論的缺點，要加以辛辣的批評，而且已經加了以嚴峻的批評。

一切先進的人們，都研讀費爾巴哈的著作。德國的法西斯蒂暴徒，消滅了人類文化  
的一切優秀的成就，他們是二十世紀的食人者，他們把世界推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屠  
殺的懷抱裏面。人類的這種廢物，今日對於費爾巴哈，則沉默不言。這位偉大哲學家的著  
作，在他的祖國，不是遭受禁止，便是被焚毀了。

在蘇聯，費爾巴哈的大作，深深地印在人的心中。他的著述，他的古典勞作，都收在工  
人階級的觀念寶庫裏面。費爾巴哈的勞作，在爭取全世界康敏主義勝利的工人階級之  
武器庫中佔着榮譽的地位。（譯自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蘇聯真理報）

# 費爾巴哈與新興哲學

M·米丁

本文也是真理報費爾巴哈逝世六十五週紀念特刊論文之一，要旨是闡發費爾巴哈在唯物論宇宙觀發展史上的作用與意義。作者米丁是現在蘇聯極有名的哲學家，他的意見也值得注意。因此，也把它譯出來，以供讀者參考。

譯者

上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德國，正是一個封建制度加速度解體的國家。資產階級和普羅階級的生長，使社會各階層間的鬥爭，日益尖銳化。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風暴，一天天逼近了。德國民衆當中的先進層級，一年比一年醒覺。在思想方面，反對宗教和反對反動勢力的鬥爭，也一天天展開。

立於支配地位的封建反動勢力，不許任何反對的和革命的觀點，公開地出現於政治舞台。所以，鬥爭是燃燒在宗教、哲學諸問題的週圍。這一鬥爭，雖具着哲學的方式，但却

有着革命化的意義。

在三十年代，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在德國會達到了頂點。它浸入到科學和文化的各種領域裏面去，甚至浸入到通俗讀物和日報裏面去。

不過，連馬恩二氏所說的一樣，「黑格爾主義」在各線上的這種勝利，同時，也就是黑格爾派中間巨大內訌的序幕。事實上，在這幾年裏面，黑格爾學派正開始解體，所謂左派黑格爾主義者和右派黑格爾主義者間的鬥爭，日益展開了。

在這種環境之下，便形成了費爾巴哈的觀點。費爾巴哈是個左派黑格爾主義者。自一八三六年起，他開始批評神學，而轉向唯物論。到一八四一年，在他的有名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裏面，他的唯物論的觀點，已經完完全全地佔了上風。一八四二——四三年，他繼續出版了幾部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對黑格爾的唯心論，曾加以嚴峻的批評。由於他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費爾巴哈便成了當時智力鬥爭的領導者。

這一書的意義是特別巨大的。它是德國社會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恩格斯在

他的費爾巴哈論一書中，會說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裏面，毫無保留地宣佈了唯物論的勝利。當該書出版的時候，人人興高彩烈，馬上都成了費爾巴哈的信從者。恩格斯說道：「誰沒有受過該書的解放的影響，那他就不能夠想像這一個影響的。」（註二）

在法國，十八世紀偉大的法國唯物論者和無神論者的著作，曾作了一八八九年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上的準備；同樣，費爾巴哈的著作，也是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思想準備中的一個重大的因素。

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唯心論，會加以堅決的批評。他表明，黑格爾的唯心論，無非是神學的最後一個堡壘，並說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說，在本質上乃是宗教上所謂自然界為神所創造的學說之哲學上的表現。

費爾巴哈關於存在和意識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很爽直地表明了他的唯物論的觀點。費爾巴哈曾說，思維並不是存在之因，而是存在之果，更確切些說，是它的性質。我有知

（註一）見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覺，能思索，因為我是個真實的物質實。並非是意識決定着存在，反之，而是存在決定着意識。人類乃是存在的一部分，自然的一部分。時間與空間，乃是物質存在的方式。這就是意識。

### 表明費爾巴哈唯物論立場的若干重要公式和思想。

費爾巴哈在批評黑格爾的唯心論時，在本質上，只限於否認它，把它當作無用的東西，丟掉了。他沒有用批評的武器，把它克服。這一任務，曾落在馬恩二氏的肩上了。兩氏不僅丟掉黑格爾的唯心論，而且克服了它，保留了那是黑格爾體系中最有價最合理的東

### 西——辯法。

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部天才的著作中，把費爾巴哈在唯物論發展史上作用和意義，估價很高。在反對馬赫派的唯心論的反動的鬥爭中，在反對二十世紀初好戰的宗教主義的鬥爭中，列寧會引舉了好多費爾巴哈的意見——反對唯心論，反對所謂生理學的唯心論的論據，並且表明在現在的條件之下，費爾巴哈唯物論的武器，如何還可利用來與唯心論作鬥爭。

列寧說道：「費爾巴哈，馬克思，及恩格斯的整個學派，是由康德走向左面，走向完全否認一切唯心論和一切不可知論。」（註二）列寧在揭穿波格達洛夫、巴查羅夫、右什凱維赤及其馬赫派的詭計時，謂馬克思和恩格斯並非是批評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而是批評他的唯物論的狹隘性，批評他不能夠把他在解決哲學基本問題上的唯物論觀點，傳播到歷史，傳播到人們的社會生活裏面去。

而且就對宗教的批評，對宗教本質的說明，關於道德的學說，以及一般他對社會生活觀點而論，費爾巴哈仍是個唯心論者。現實的，真實的人，乃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而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中，但費爾巴哈則不然，他所說的人是一般的，是人的一種抽象的血緣東西。費爾巴哈是以內感的人作為他的哲學的基礎。不過，正因為他不懂人們的歷史發展，所以，他把這種人仍弄成了抽象的人，一般的人。

費爾巴哈是個信仰堅定的無神論者和反對宗教和牧師反動的戰士。但是他想用

（註二）見列寧文集十三卷，一六七頁。